

南仁湖之旅

計劃到南仁湖一遊，純粹只為一償宿願，實踐多年之前讀過詩人余光中所撰「隔水呼渡」的散文之後，想一探廬山真面目的願望。

記憶中的遊記內容，雖然大半已因年久而模糊，唯獨一段情節仍然鮮明：余氏一行，包括那位日本訪客，一路行來，柳暗花明，到達湖邊，眼看已無去路，同行的嚮導卻篤定地隔著水面呼喊，半晌，對岸一人駕著一葉扁舟，穿過濛霧出現，那人就是「林——桑」。透過詩人的生花妙筆，南仁湖是慢節奏的人間仙境，一片天地似乎專屬於慢條斯理的牛群，和樂天知命的「林——桑」。此外，大概就只有詩人吧！

二月一日，天氣陰，寒流籠罩全台，難得恆春的氣溫與台北相當。由滿州入山，一路的椰林垂實累累，寬大的羽葉在強勁的落山風中擺蕩，吾子問起此樹與先前在小港所見的海棗、排列在嘉南平原田畔的檳榔是何種親屬關係，為何台北少見？我只說這裡是熱帶，熱帶有繁盛的生命競爭，有數大之美，不僅植物生態如此，候鳥過境的景觀，聽說還更有看頭。



■南仁湖沼澤地之水濕生植物。

（路嘉煌／攝）

往南仁湖的土路，大約有四公里長，從管制站出發前，管理員不厭其詳地向我們說明南仁湖並非遊樂區，而是南仁山生態保護區的一部份，入山須事先申請，限額核准，還有種種的限制規範，比如上山時帶幾瓶礦泉水，下山就得繳驗幾個空瓶，目的無非在確保山徑與南仁湖的純淨面貌。一路行時，果然不像一般的遊樂區，道路雖然崎嶇，卻是乾淨得令人驚奇。除了長穗木以外，幾乎看不到刻意栽植的花木，這種開著紫色長花穗的蜜源植物，吸引來一隻隻的鳳蝶，在寒風中飛舞，很是令人欣喜。

熱帶季風林的特色，在山徑兩旁一覽無遺，茂盛而多樣，告示牌說有毒蛇猛獸與野蜂。我想如果是都市人任意進入林中，實有不妥，因為此處滿州鄉與台中的谷關、台北的紗帽山同列為台灣三大蛇窟，危險性高。而且就算存心要去探險，肯定也走不了一百公尺遠，因為樹林實在太密了，況且當中還有帶刺的黃藤。黃藤，你如果認識，說不定會讓你想起雞毛撢子，想起小學時挨老師打的痛。這種原生的藤有時可以長到數百公尺長，綿延過山。台灣葛藤也常見，它們總是依附在樹上，努力往上爬，佔滿樹冠，爭取陽光，而不顧容它攀附的樹之死活。還有一些種類的榕樹，長在別的樹上，不知感恩圖報，惡意用氣生根將寄主樹幹團團圍住，一點都不留情。這些藤與樹相生相剋的生態，有一首客家山歌寫得最是貼切：

上山看到藤纏樹，

下山看到樹纏藤。

藤纏樹來纏到死，

樹纏藤來死也纏。

一路談著樹纏藤與藤纏樹，雙腳漸漸的不聽使喚，像被藤纏住的樹，無力舒展。幸而路邊的石板椅適時出



■南仁山原始林及南仁湖。（路嘉煌／攝）

現，解決了我們的困難。喝著礦泉水，山風吹在林梢，也吹乾了我們的汗水。吾子忽然對一旁爬滿植生的珊瑚礁岩產生興趣，就教於我，吾欣喜小子好學，從滄海桑田說到人生無常，世間萬物的生生不息與亂中見序。講到興頭上，彷彿時光又回到從前，在六〇年代從事自然解說工作的年輕歲月。吾子聽完「演說」，似懂非懂，沉思片刻，忽然發表高見聲稱仍是不信曾經有過如我敘說的滄桑劇變，論點在於若是十幾萬年前的事，可曾有人親眼目睹？我說即使是法官判案也毋須眼見為信，一切講求證據，科學家既敢於如此推論，必是有所根據，至少珊瑚礁岩不會憑空跑到山上。

結束爭辯，重上道途，湖是出乎意料的遠，衣服乾了又濕。終於在那海拔不高的南仁山上出現了湖的身影。第一次接觸，南仁湖似乎比所知的高山湖泊還寬闊些，只是在這海拔高度上，少了箭竹、草原與垂掛水邊的樹木，景緻與高山湖泊自是有別。不過，湖畔的樹長年受季風吹襲，彎曲有致，倒是特色。那遠處光禿禿



■南仁湖之沼澤草原。（曾文田／攝）



除了景觀之外，也提供許多野生動植物之庇護與繁衍，許多的候鳥也喜歡到此渡冬。

的，八成是桑科榕屬的幹花榕或白榕，青綠的是相思樹，沿屏鵝公路而來，山坡上一簇簇點綴在枯黃之間正是此樹，本省其他各地的相思樹也都源自於此。

爬上湖畔圓頂形的山丘，環顧左右 180 度的視野，幾乎將南仁湖的全景收錄眼底，落山風推送著波浪，把土岸削成了崩崖，激盪所及，遠處水中的蜆蘭隨波起伏，覓食其間的白鷺時而佇足，時而飛起，似恐浪花沾濕了羽衣。難得見到沒有保特瓶漂浮的水域，感覺自是新鮮。

南仁湖蜿蜒如帶，據說與早年的天然水域略有出入，部份因築堤而生的水面，是最近二、三年間的事。據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的劉新明課長表示，不要小看了這湖的水族，因為裡頭的魚都受到保護，劃為保護區以來，幾未再經撈捕，湖水也未曾枯竭，即使在眼前的旱季也不例外。不過倒是有研究人員做過生物調查，曾見數尺長的大魚。池底的淤泥，經年累月的堆積，從未加清理，因此南仁湖自始就維持在某種程度的天然。保育，



■南仁湖之林間步道。(曾文田／攝)

記得詩人提到過水牛，此番親訪，卻是遍尋無著，吾子肯定是有，否則草間一團團乾燥泛白的牛糞，自必無由出現，說不定那「林一桑」此刻正趕著牛在附近的某處放牧，而對岸那間小屋，就是他的住所？吾陷入深深的沉思，想著這山水之間，歲月漫長，牧牛湖畔，世間之事多與我不相關，不是挺自在的田園樂趣....。老劉打斷我的思緒，畫面跳回現實，據稱那小屋如今已成為牛棚，天晚了，牛隻會自動走回去過夜，白天則外出吃草，就像陽明山擎天崗上的水牛一樣自在，而且也並非是「林一桑」的私產。

下山的路依舊蜿蜒，早到的人也早走了，整條山路上，只有我們一家四口加上客串導遊的老劉，大步邁向歸程，老劉一時興起，高歌一曲藤纏樹，又許諾晚餐請吃海鮮大餐，使得人人精神抖擻，健步如飛，總計比上山時還節省數十分鐘。

南仁湖一日遊，對我是多年前夢想的實現，或許是季節因素，致此行所見與詩人筆下的當年景觀略有出入，缺少霧的朦朧，北風也太凜烈，心想或者可以在晚春時節再度造訪，領略南仁湖的另一種風貌，至少，山徑上將瀾漫山棕花的芳香。不過，能全家同行一睹南仁山純淨的自然山水，共同體會熱帶季風林之繁盛，總算是不虛此行。

回到墾丁，劉課長又帶領我們參觀遊客中心，費一番口舌為我們一一介紹墾丁各處知名的風景點，我才知

道，對於墾丁的認識，在許多方面我仍停格在多年以前的時空，許多的景點尚且未曾去過，灰面鵲與紅尾伯勞滿天飛舞的景觀也不可能在這時節出現，因此，期待在往後的兩天陪首度來此的兒女一次玩遍，自亦難以如願。

掛記著多年前徐國士博士在此開課，白天講授「遙感探測」，夜裡也沒閒著，一回帶領著年輕的學員夜遊，疾走在漆黑的鐘乳石洞之狹道上，女孩的幾番驚呼，至今仍記憶鮮明，一如對詩人筆下的南仁湖山水印



■湖畔之情蜓於夜間羽化。(路嘉煌／攝)

像。想到這裡，我忽然領悟，緊密的行程其實並非最好的安排，走馬看花亦有損旅遊的品質。徜徉在南灣的浪潮海天之間、細數龍鑾潭上載沉載浮的水鳥，摒卻了時間與行程的壓力，在往後太陽露臉的兩天，我倒是真正的體會了渡假的感覺，享受像浪花與水鳥般的悠閒。

回到台北，偶然看到兒子的寒假作業，一張以大尖山為背景的獨照，記不清是出自誰的手筆，但看他一臉興奮滿足的神情，已令我覺得此行值回票價。而南仁湖之旅是不是美夢成真，對我而言則似乎反倒不是那麼重要了。